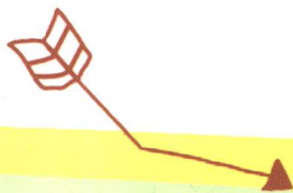




青春记忆

再见

少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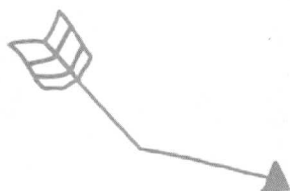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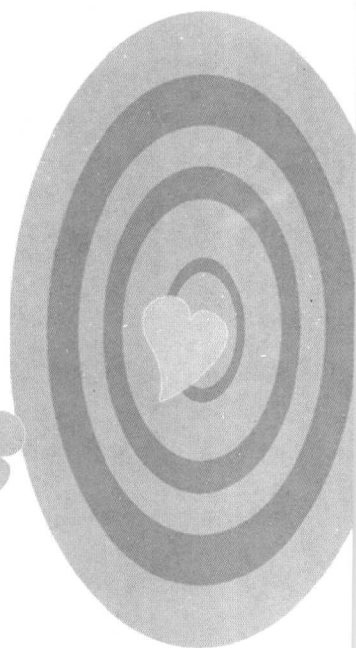


如果青春就是飞扬
那我看到了遍地起舞的忧伤

风轻云淡 著
花城出版社

再见

少年



风轻云淡 著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再见少年

风轻云淡著.

-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4. 3

ISBN 7-5360-4284-1

I. 再 ...

II. 风 ...

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18917 号

责任编辑: 李 谓

技术编辑: 易 平

装帧设计: 王惠敏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肇庆科建印刷有限公司

(肇庆星湖大道)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0.75 1 插页

字 数 250, 000 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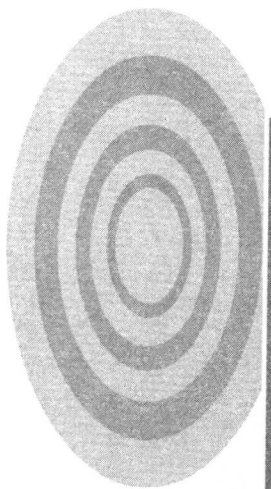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8, 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4284-1/I·3437

定 价 18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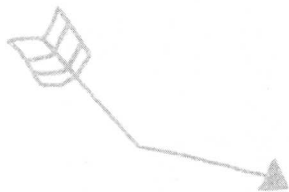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目 录

引 子	/ 1
第一章	最是一高一 / 6
第二章	不宁唯是 / 41
第三章	蓝色年代 / 75
第四章	踢踏舞缘 / 109
第五章	一月印象 / 151
第六章	爱情电影 / 190
第七章	别样少年 / 224

——青春记忆——



第八章	伤逝 / 255
第九章	迷惘 / 286
第十章	别离 / 306

引子

二〇〇二年。深秋。

东京湾畔，细雨迷离时。一个女孩跳下车，只是呆滞地望着微波湛蓝的海面，任由未架好的车子在旁边轰然倒地。

略微冰凉的雨丝悄无声息地潜入她的衣裳。湿润细腻的海风吹拂她凌乱的头发，并起那一袭白色的长裙，飞扬。

这风的声响，空灵飘渺地抚过人的胸膛，贯穿起那些若隐若现的怀念。如果，你能够听得到，那又是谁在对谁低声吟唱？它是来自拥有你的那个地方，还是来自那些悬而未决的年华？

她一遍遍摩挲着手中那个透明的瓶子，摊开了一张淡蓝色的纸，认真地写着。

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 如影随形 无声又无息出没在心底 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 我无力抗拒 特别在夜里 想
你到无法呼吸 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 大声地告诉你 愿
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 就算多一秒
停留在你怀里 失去世界也不可惜 我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
你 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 只要你真心 拿爱与我回应
什么都愿意 什么都愿意 为你

引子





她小心翼翼地折叠好，塞进瓶子里，紧紧地盖上，抛进了大海，看着瓶子随波逐流，成为了浪花里的沙粒，会心地笑。

二〇〇二年。隆冬。

成都平安桥，阵阵凛冽的寒风贯穿着人的胸膛。

他突然慢下了步子，朝后张望，却看见行色匆匆，无人理会他异样的目光。

没有人。死气沉沉。可是他刚才明明听到在喊自己的名字，那么清脆，那么熟悉，宛若多年前谁人的轻声呼唤，飘荡在肆无忌惮的蓝色天幔。

他无力地摇了摇头，紧紧衣领，双手贴着脸颊，努力体味着奢望的温暖。踢着脚下的石子，落寞地向前。

望见了对面的圣母无染原罪堂，他双手合十。

祈祷，为他。或者天国依然纯美无瑕。

祈祷，为她。就算，只是为了牵挂。

低喃着声音，漠然而虔诚，那可是一个无神论者悲哀的幻想？

终于走回了学校，他曾经梦寐的校园。

下午没有课，他有些无聊。他找到一个树木多的地方。这种地方晚上生意红火，但白天相当安静。紧挨着的是几块年久失修的乒乓球桌，那是因为新建了体育馆的缘故。他跃了上去，掏出衣兜里的一把绿色的口琴，细细地摩挲着，拭了拭上面，捏着两头吹了起来。

不知道何时附近来了一堆人，像是在搞什么节目的排

练。他正眼不瞧，直到一个人走到他的面前。

“吹的不错。”

他抿了抿嘴，把口琴放了下来。他是不习惯或者说不喜欢在别人面前继续的。

“可以把你的口琴借我们一用吗？我们正在排练一个话剧，需要这个道具，可惜没有找到。”来的人指了指附近嘈杂的那人群，说。

“不可以。”这是他的第一句话。

“为什么？”那个男孩显然惊讶，“我们只是用一用，为什么不可以？况且我们是为学校排练的。”他加了一句看似颇有分量的话来。

“与我无关。”他看起来没有商量。

那人不再说话，快快地走了。然后他听到了边走边遗留下来的诸如操，Shit之类所谓的中西合璧。

他正打算离开那儿时，那边又派了个人过来。看来他们是誓不罢休。这次来的是个戴眼镜的男生。刚见到他，那人似乎有些吃惊，竟叫出他的名字：“你是西华的那个陈义凌吧？”

他不解地问：“你怎么会知道？”

“咱们学校今年的高考第四名，名冠西华啊。我也是西华高中的，我是高三(2)班的，你见过我吧？”

陈义凌抱歉地摇头：“好像没见过你，没什么印象。”

那人不相信了：“不会吧，我是校篮球队的5号，主力5号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没看过校篮球队的比赛。”

“不会吧？”看来真是出乎他的意料，现在那人似乎执意要向他解释清楚自己也是西华的学生，“那次毕业晚会





呢，你记得吧，中间那个唱《一生有你》的，记得么？”

“一生有你？谈何容易。都是些不长脑袋的家伙，说些不长脑袋的话。”陈义凌抬头望天，微微叹气。

来人委实痛苦，揣摩不透这话当作何解，一脸茫然。陈义凌这才发觉说了些莫名的话，抱歉地笑了笑，道：“晚会啊，我没有去参加。”

那人似乎觉得再没有跟他解释的必要了。但终归是同校一场，在此相见有些激动，愣要坐上来跟他瞎扯，忘记了自己肩负的使命。

“对了，”他问，“你怎么报的这个学校？”

“听说这个学校的计算机不错。我喜欢计算机。你呢？”

“我读日语。”

“蛮好。我是说真的。”陈义凌难得地坦诚笑笑，若有所思地愣了下神，或许想到了些什么。

“蛮子才说好！军训就要一个月。对了，你们呢，有那么长吗？”

“噢！大家还不是一样啊！”他捶了捶腰，“我们去的地方比你们还要差。早知道我就跟你们那批了。吃的像猪食一样，那是锻炼？虐待！”

“对，简直他妈的折磨。”那人听得义愤填膺，“想当年咱们进西华时，那军训多爽啊，每天还可以洗澡。是吧。”

陈义凌在一旁若有所悟，像在想什么。“一九九九年的——西华。”他搓着下巴，似乎自言自语。

这人似乎见怪不惊了，只当身边人正在梦游，看他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脚底下，于是眼神也尾随，探寻有什么使他着

迷的地方。忽然陈义凌猛地抬起头来，直对着他，急切地问：“你记不记得一九九九年时这个城市举办了一场很热闹的集体婚礼？名字叫做一九九九，天长地久？”

他木讷地摇头，不知所以。

一九九九年的钟声敲响在陈义凌久违的记忆当中，让他无可救药地陷入到那片印记模糊的岁月。

时光静静地流淌，绵绵不绝地回响着那首纠集着凌乱和忧伤的青春挽歌。

引
子



第 1 章

最是高一

“老师肯定在便秘。”陈义凌一边想，一边环顾四周，却不见一个人流的女生。心中窃喜，找到如此一个修身养性的地方，想来高中生活定不会为俗事所伤。按照国外专家论证丑女可使丈夫延寿，放至此，更多一层功效——可使男生免去非分之想，奋发图强，努力探寻书中颜如玉者。只是心灵遭到净化，眼睛倍受虐待。念及此，先前的喜悦褪去一半，心觉不甘，降低审美标准再次左右盼顾。不料标准降得太重，此番观察竟然个个皆可入眼。如此甚好，摧志不足，养眼有余。再翻起手腕看了看表，见老师已经迟到了二十多分钟，仅存的喜悦亦悉数蒸发。实在觉得无聊，顺势趴在了桌上睡下。

又过了些许时间，龚平才带着两个跟屁虫似的学生姗姗来迟。陈义凌伸了个懒腰之后便端正地坐了下来，表示对新班主任的尊敬。龚平走到熟悉的讲台面前，望着一群陌生的学生，准备他的第一次训话。这是他这位教龄不长的老师为数不多的经验中头号杀手锏。老师一凶，学生就乖了。而第一次管他好坏通通训上一顿，以后就有威慑力了。

龚平向外面招了招手，一位男生跟一位女生便走了进来。陈义凌看到他们两个手牵着手站在一起。“哼。”他自顾自地笑了笑，想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这高中跟初中还

真是不一样。龚平咳嗽了一声，道：“刚才老师给这两位同学办入学手续，所以迟到了几分钟。你们先下去吧！”他挥了挥手，待他们两个坐后又开始继续，“先自我介绍一下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你们高一(4)班的班主任。我姓龚，你们可以叫我——”说到此，龚平突然打住，暗自埋怨自己事先未曾打好腹稿，怎把这事遗忘？提到此便勾起了他心中的痛。想数年前他龚平刚从师范毕业，来到西华高中时豪情万丈，准备大有一番作为。怎料第一堂课便令他窘态大出。那日上课时龚平自我介绍“以后大家就叫我龚老师好了”。便听见一生嚷：“这个学校的老师就两个姓，男的叫公老师，女的叫母老师。”然后堂上便哄堂大笑。龚平初来乍到，愣在上面不知如何是好。那次使他丢足面子，使得他对此事耿耿于怀。“今天可不同了，谁要再敢这么说，以后非得好生款待”。龚平暗暗想，但又不知该怎么继续下去。所谓急中生智，龚平似乎眼睛一亮，立刻接了下去：“我希望以后跟你们不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，我希望我们能够做朋友。你们就叫我龚老好了。”他心里想即使年龄变大亦无所谓，只要他们不再产生关于“公老师”的种种联想。

说完后见下面没有异样反应，对自己的言辞颇为满意，正欲下文，听见有人轻声道：“要做朋友就应该真诚一些。叫‘老龚’就亲切得多。”龚平顺眼望去，定格在了谢石雨的位置上。此时的谢石雨尚不知情，仍是把玩着手中的钢笔。龚平见到此景，怒不可遏，一截粉笔“叭”地打在了谢石雨的文具盒上——歪了。但仍是把专心致志玩游戏的谢石雨吓了大跳。

“你，”龚平用一支粉笔指着他说，“就是你，站起来。”谢石雨捉摸要是不听的话，那支粉笔怕是又要飞了过





来。怎么能这样呢？难道不知道这是在浪费国家财产吗？他惋惜地叹了口气，笔直地站了起来。

“说什么呢你？”

“我说叫老龚好一些。”可怜的谢石雨尚搞不清状况，而整个班上顿时开锅一般沸腾。转过脑子来的谢石雨这才明白——误会，误会啊！

龚平这时悔不该一时冲动。本无几人听见，这下人人皆知了。自然，他要将这笔账全算在谢石雨的头上。

前排的陈义凌回过头来望了望，谢石雨瞧见了，笑着冲他比了一个V。陈义凌默默转了过去，在胸前反复地画着十字架，心中暗暗祈祷：阿门，千万别客气，重重的惩罚吧。

谢石雨知道这种时候是万万不能发言的。你若狡辩，他就会变本加厉；但你若是承认，恐怕他又会得寸进尺。所以谢石雨便恪守沉默是金的原则，只是在心里诅咒：上天保佑，老龚以后生个孩子没屁眼。就算有了也是畸形……

那天的课是这样结束的，先是龚平作了半堂课的思想道德教育，从孔子讲到苏格拉底。然后就是对谢石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，目的只有一个。待完课后龚平深情地望了一眼他时，谢石雨便立刻领悟透彻——那眼神生生地刻着——以后再敢对老师不敬，杀无赦。

“石头。喂，石头。”陈义凌一把拉住了谢石雨，“今天你是怎么搞的？”

“哎，俺以后的日子恐怕是不好过了。”

“谁叫你发什么神经，叫别人老公。别人没准把你当成玻璃了。”

“我说的是老龚，不是老公。算了，今天我的清白算是毁了。叫我以后还怎么混啊？”

“节哀顺变，节哀顺变。”

两人一起进了一家餐馆，找了位子坐下。

谢石雨点了两碗水饺，然后开始打量着四周。

“阿义，”他用筷子敲了敲桌面，“以后想干什么？”

陈义凌咬了咬下唇：“石头，你好生学，咱俩以后一起上大学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谢石雨耷拉着眼皮。

“其实今天课上我希望老师狠狠地罚你一顿。或许你被一激，以后就不错了。”

“哎，你说，老龚会不会也是这个意思呢？他看我升学成绩太次，就想给我一个激将法。”谢石雨开始自作多情起来，完全曲解了龚平的恶意。

下午没有课，新生全部整理宿舍。

“不会吧，就让咱们住这种房子啊！”谢石雨一边吹着床侧的蛛网，一边不停地咕嘟着。

这是一排老式的双层平房，过了一个暑假没有人住，倒极有些深山老林中破庙的感觉。唯一让人感觉得到的现代气息，恐怕就只有那部搁在窗户边的电话了。

陈义凌走到窗前，不无得意地说：“可好，这下可以睡在床上打电话了。”

众人正在尘土飞扬地打扫着。谢石雨走到陈义凌的床边，用肘碰了碰他，要他朝门口看。陈义凌回头张望，站在门口的正是上午迟到的那个男生。他的头发留得很长，前面一缕被染成了金黄色。尤其刺眼的是左边扎的耳朵眼，吊着





一个明晃晃的耳环。左手提着一个大包，右面……陈义凌仔细一瞧，是一台笔记本电脑。

见他进了门，朝众人挥了挥手，招呼道：“各位好，我叫高建，以后就是这个寝室的了。希望大家多多关照。”谢石雨立刻上前寒暄，陈义凌知道他的游戏瘾又犯了，在心里暗骂了一句贱人，又开始忙乎起自己的事情来。

高建走到陈义凌的床边，拎起电话看了看：“嗯，可以上网呢。”然后向着陈义凌，“这下面有人吗？”陈义凌指了指谢石雨道：“是那个家伙的，你问他吧。”

还不等陈义凌说完，谢石雨马上跑了过来跟他讨论了起来。然后就商量着高建跟他换铺，睡陈义凌的下面。条件是电脑公用。陈义凌在想要是谢石雨这小子早生那么几十年，指不定是个什么出类拔萃的汉奸人物，这么轻易地就将自己出卖了。

高建倒是省事，刷刷几下就把床铺好了，然后就拽着个篮球，拍拍谢石雨的肩膀说兄弟慢慢玩吧，就跑出去了。谢石雨对这个刚认识的兄弟的话十分尊崇，立刻打开电脑。一分钟以后，便听见他破口大骂：“妈的，星际都没有装，玩个屁啊。”之后忿忿关上。乐的陈义凌狂笑不止。笑完了就躺下。对于刚铺好的新床很是不习惯——太窄，太硬。他在上面翻来覆去，寻找感觉，好为晚上的休息作准备。

正当他感觉良好时，高建回来了，只好作罢。高建倒在床上休息了一会，像想起了什么似的，用脚蹬了蹬陈义凌的床板：“嘿，哥们，我说你晚上不会尿床吧？”

高中就这么开始了。

陈义凌做了C组的组长，谢石雨做了体育委员。虽说

第一天就与龚平结下了梁子，但班上实在没有比石雨体育更棒的了，龚平只得忍痛将这差事割给石雨。不过当时确实有人反对，主要理由关系到高建。因为高建有个外号叫才神。之所以得此雅号，乃由于他常常自诩初中时代为球场上的天才、战神。实则九十分钟时间里，往往只有十分钟不是坐在替补席上的。便是中场休息的十分钟，见场上没人，自己溜了上去寻找感觉。所以敢如此大言，只因为初中时代的同学都没有进这个班上。每当他侃侃而谈时，一帮傻蛋便围住争相竞听，并送他一个外号叫才神，集天才战神于一身，被尊为高一(4)班的精神支柱。但也就是开始。后来习性渐渐暴露，也便失去这一崇高的荣誉，但名还是保下来了。只是在外面被同班一呼“才神”，不明真相的人听见便两眼放光，纷纷朝他扫射过来，从头到脚打量着他，像是硬要从身上抠出点什么来似的。一开始高建感觉颇好，被美女盯的脸皮失去热胀冷缩的功能，奇厚无比。只是后来经历了被误以为是财神的丐帮子弟狂追数里后，夜间常常噩梦不断。当然，这是后话了。

当时他的威信颇深，多人推荐之为体委。他也还算是头脑清晰，想这重任肯定担当不了，主动让与石雨。石雨便想这人确实不赖。可怜，又一次曲解了别人的意图。

中午正在午睡时，听见有人敲门。陈义凌微微睁眼望了望四周，见没有人在，只得从床上跳了下来。

把门打开，两人同时怔住。

外面站的是……

他想不起来，虽然他知道她是自己的组员。但仅仅三天，也不为过。

他本想等她先开口，但她没有。他只好挠着脑袋：





“哦，你是那个，高，那个高……”

还是想不起来，他感到有些惭愧。想自己手下也就那么几个兵，连名都记不住，未免太逊。

“高飞，组长。”她微笑。

“对对对，高飞，高飞。”陈义凌重复着。

“那个，高建在不在？”她好像看见里面没人了，只是试探性地问问。

“你找他啊？”陈义凌突然想起刚开学时他俩不是一起牵手进的教室吗，原来啊！他又看了看她，齐耳的短发，秀气的面庞，还有一双清澈的眼睛，像是从来没有见过光亮似的，黑的透人心扉。明眸皓齿，他想起了这个久违的成语。她怎么会跟上高建呢？

“不在是吧？”她见他久久不语，说。

“对啊，”他摇摇头，重复，“不在。”

“怎么搞的，”她自言自语，“中午都不在寝室。好的，谢谢。”末了，她不忘礼貌地点点头，让陈义凌觉得老不自在。

高建刚进门，陈义凌就迫不及待地传达：“喂，中午你的那位来找你来了。”

“哪位？”高建问。

“女朋友呗，装什么傻？不过说实话，真是不错啊！”

“你怎知道是我女朋友？”高建变得紧张起来。

“我看见过你们一起手牵手的。”

“喂，老兄，不要告诉别人哦。她不许我跟别人说的。”

“真的不错啊！”陈义凌第二次感叹。

“那是，”高建的声音顿时变得温柔无比，“她没说有

什么事吧？”

“没说，不过挺重要的。”这后面的纯属陈义凌的断想。在他看来，一个女孩子肯委身到男生宿舍来，肯定不会是平常的事。

高建一听，甚是着急，寻思着怎么办才好。“去找她啊！”陈义凌一语似乎点醒了梦中人。高建感激了一声谢谢兄弟，便夺门而出了。撂的陈义凌在里面暗自揣测爱情的伟大。

西华高中的对面是正为中学，只有一街相隔。据消息灵通人士介绍，原本两校同属西华，后来因为修建一条街道需从学校穿过，便将西华分成了两半，分属于不同的区。于是街对面的学校就改名为正为中学了。一所为高中，一所为初中。虽是如此，但原本唇齿相依，又怎能被一条街道所阻隔？高建跟范诗哲便是维系这种唇齿相依关系的其中一条纽带。说到他们的认识倒别具一番风味。高建原来就是正为的学生，一次在超市碰到范诗哲正欲付款时发现钞票不够，当时高建就大度地帮她把剩下的五块钱付了。范同学当时十分感动，与之交换通信地址，彼此惊奇地发现原来是同校同学。于是通信也就免了。当时范同学沉溺于琼瑶而不能自拔，终日希望碰到一位白马。虽说把高建清洗十遍也只能是匹乌马，但范同学愣是将初开的情窦播到了高建的身上。自从暑假中最后一次联络至今，已经有数日不见了，高建估算着，此时心中激动不已，想 Dear 范冒着极大的危险到学校找我，不知是怎样的好事。想着便到了正为中学的门口。正寻思着没有校牌怎样进去，看门的大爷客气地喊：“高建呵，又留级了么？快进去吧，要上课了。”高建暗骂老东

